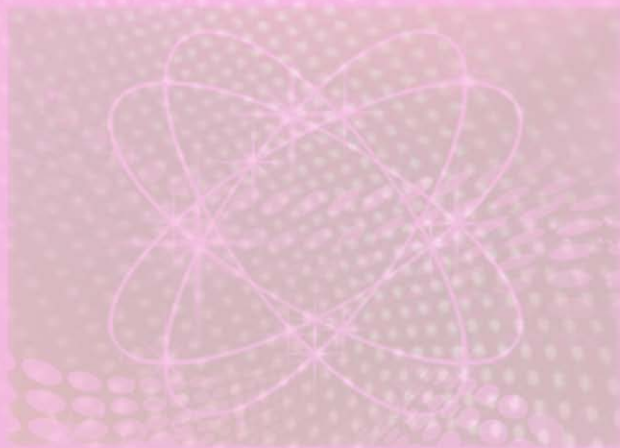


世界奇迹 沙坡头

杨兆兴 著



阳光出版社

杨兆兴 著

世界奇迹

沙坡头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沙坡头：世界奇迹 / 杨兆兴著. — 银川：阳光出版社, 2013.6
ISBN 978-7-5525-0886-4

I. ①沙… II. ①杨… III. ①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45486号

沙坡头·世界奇迹

杨兆兴 著

责任编辑 姚发国

封面设计 万明华

责任印制 郭迅生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yangguang@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润丰源印业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15812

开本 720mm×980mm 1/16

印张 21.75

字数 350千

版次 2013年7月第1版

印次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525-0886-4/I·341

定价 3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张贤亮

读书，常不注意书前的序。我就不记得“三国”和“水浒”的序为何人所作。“聊斋”的序却是读过的，因那确是篇好文章，爱好古典文学的人不可不读。我之喜欢起骈文就以此开始。因常不注意序，所以我的书没有一部曾请人写过序或跋。但近年来，要我写序的人倒逐渐多了起来。对此，套用时下流行的话，我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能先睹为快，同时享受到品评的乐趣；惧的是怕狗尾续貂，把一本好书活活糟蹋了，致使生灵涂炭。我以为，一篇序如果写不出“聊斋自序”的程度，不如不写。然而，蒲松龄只此一位。所以，捧着别人交来嘱序的书稿时，我真如汉代羊祜所说，“夙夜战栗，以荣为忧”了。

但对杨兆兴同志这部写沙坡头的长篇报告文学，我的确想写点什么。首先使我感兴趣的是他写的题材。因联合国的重视，沙坡头现在已举世闻名。中国人的创造力，在这一片大沙漠上表现了出来。今天，已经有不少反映治沙的小说、电视甚至科教片问世，讴歌了长期在浩瀚的沙海中把自己的青春甚至一生奉献给改造大自然的人们。可是，我认为，对这样的题材，怎么写也不嫌多。近几年，萦绕在我心头最大的事，就是我国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据有关专家预测，全国耕地面积的减少和人口的增加，照目前这种速度持续下去，若干年代后，我们的子孙将面临无法克服的匮乏和饥饿。任何现代化的努

力，都会受生态环境这个硬条件的制约。如果我们留给后代的土地使他们尚不能立锥，那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前景就不是美妙而是阴暗得无以复加了。

人类任何理想的制度都无法在没有土地的国度实现，这本身是一个常识。过去我们强调阶级斗争，那是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现在我们强调的“一个中心”，即经济建设，就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其实，人类要在地球上生存还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当前，西方的发达国家就是凭借科技手段，拓展了人对自然界的占有，从而缓和了阶级与阶级之间的矛盾。相反，即使是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也不能在一块无利用价值的土地上和睦相处。环境问题，不是悬在中国哪一阶层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而是悬在全体国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

西方和苏联的文学中，很早就有了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题材的作品。我们还是近几年才注意到这一领域的描写。我相信，随着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在人们的视野中愈来愈重要，这类题材的作品势必会大量涌现出来。在宁夏，中卫这块沙漠和水乡交错的地方总是吸引着关心这类题材的文学工作者。我曾以这里的“吊庄”为原型写过一个电影剧本，叫《我们是世界》，拍出来后，因为种种原因，只发行了两个拷贝，成了失败之作。写剧本的时候，沙坡头的治沙工作也引起过我的兴趣，所以，今天见了杨兆兴这部报告文学就感到熟悉和亲切。杨兆兴同志是中卫人，又以一个普通工作人员的身份亲自参加过治沙。我想，由他来写还是比较合适的吧。

如果我们谈到文学的社会效应的话，那么，我以为，写这类题材的文学作品，就是作家参与了人类拯救自身的运动。未来，在一个无阶级的世界里，人们纪念的必将是历史上面对自然界的英雄而不是面对他人的英雄，就像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激烈的时代人们崇奉的总是历史上面对他人的英雄一样。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这类文学作品，将会取得不朽的效果。

命运，是一个人与现实生活碰撞而造就的走向未来的、不可逆转的人生轨迹。

虽然出生于塞上江南中卫平原东南部的黄河之滨，但我之对于沙漠，总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或敬畏、或好奇、或亲近、或痴迷、或执着的不了之情。

弹指之间，长篇报告文学《沙坡头·世界奇迹》，自1990年7月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至今，已过去了22年。此书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得到国内文学界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沙坡头”“麦草方格”“世界治沙奇迹”由此在海内外传播开来，其影响也随着现代传媒的兴起而日益扩大。作为对桑梓之地的一分回报，我深感欣慰。

可以说，在这部作品完成之前，似乎是命运把我一步步推向了沙漠；而之后，我对于沙漠及其自然生态环境对人类生存发展问题的关注，则完全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宿命了。

20多年间，沙坡头及其所在的中卫发生了令人目不暇接的巨变：

1994年6月，沙坡头铁路治沙防护体系的主管和组织实施单位中卫固沙林场，被联合国授予“全球环境500佳”称号。前联合国副秘书长兼环境规划署主任伊丽莎白·多德斯维尔致电：

“作为人类环境的卫士，中卫固沙林场在从事环境保护的艰苦斗争中，虽然总是默默奉献，不图回报，但你们的功绩举世公

认……”这一光荣称号和高度评价的背后是为这个工程作出巨大贡献乃至牺牲的中卫人民。

迎水桥至甘塘连接欧亚大陆桥的50多千米的沙漠铁路，建成了电气化复线。宁夏境内的另外两条通过沙漠的铁路干线——宝中铁路和太中银铁路相继建成通车。古边城中卫成为中国西北地区第三大铁路交通枢纽；横贯宁夏中部干旱荒漠化带和沙坡头工程西段，东连天津、青岛出海口，西通甘肃、新疆，远达中亚的国家高速公路也建成通车……

沙坡头以东总面积2万多亩的碱碱湖沙地成为绿洲，宁夏红枸杞和酿酒葡萄种植试验基地一派生机。中冶美利纸业30万亩沙漠生态速生林基地和工业新区在长城以北的亘古荒漠中崛起。中卫人民掀起的绿色治沙新浪潮向西已抵达铁路治沙防护体系边缘，向北已深入腾格里沙漠腹地！

2004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中卫撤县设市。仅仅几年时间，环香山百万亩干旱荒漠化地带梦幻般地成为名扬海内外的“晒砂瓜”种植基地。历史上以风沙灾害而闻名的吊梁高流动沙丘地带，10万亩现代化沙漠日光温棚生态农业种植基地再现奇观。与之毗邻的广阔漠野，光伏列阵，风车林立，金阳、银阳沙漠新能源产业基地异军突起。新中国成立初期几乎被沙漠吞噬殆尽的盐碱水洼龙宫湖地区，已成为数万亩引人入胜的沙漠类型湖泊湿地生态景观。历史上被称之为“沙塞”和“北沙窝”的数十万亩流动沙丘，被中卫人从地图上抹去，为建设西北旅游中心城市而兴建的航空支线机场在这里出现，一架架客机腾空而起飞上蓝天。一条长16千米的8车道柏油马路，在绿色映衬之下从中卫市区直抵沙关。拥有世界垄断性旅游资源和国家“5A级”称号的沙坡头旅游区，成为海内外游人趋之仰之、名副其实的“世界沙漠之都”！把沙坡头建成世界级的沙漠旅游景区，成为改制后新的决策团队的奋斗目标。

马廷礼书记：沙产业已经成为全市新的经济增长突破口。创造了世界治沙奇迹的中卫人民在治沙方式和目的上，已经由

“本能防御”向“主动进攻”、“传统模式”向“科学方法”、“单一防护”向“综合经济利用”、“小区域示范”向“大规模开发治理”实行战略转变。中卫人民一定要让人类治沙的旗帜永远在这块土地上高高飘扬。

徐力群市长：敢于治沙，善于治沙是中卫人民的光荣传统。中卫沙产业正在向生态化、现代化、产业化、市场化、效益化和工农业并举的方向发展……随着规划中的宁新能源化工基地项目的积极筹备、国家大柳树水利枢纽重大建设项目动工条件的成熟，沙漠成了人们争相围抢的紧俏资源。这样下去，再过若干年，中卫将无沙可治！

——千百年来的心腹之患、灾祸之源，成为能产生巨大经济效益、造富子孙万代的黄金之地，中卫乃至宁夏在沙漠、沙漠化治理及其生态环境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大大地超越了我在初版结束语中所憧憬、所期望的，在当时看来还是一种比较遥远的梦中景象。

历史厚重与时代进取交相辉映，这种奇特的人文现象世所罕见！

天之造化，地之孕育，人之创造！华夏文明中最精辟的理念——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在中卫沙坡头出现了犹如长虹贯日般的彰显。

这是在荒漠和历史废墟上再造的现代生态文明！

沙坡头所显现的黄河文明的光辉，折射着炎黄子孙生生不息、一往无前的民族精神。

“不上沙坡头，不算到宁夏”！那些不憚旅途劳苦的朋友们，在这里休闲度假，一畅襟怀，享受现代文明生活情趣之余，是否会领悟到天地之阔大、造物之万能、自然之神圣、创造之艰辛和社会人生之真谛呢？

这些年，每当我登上沙坡头，面对她日新月异的变化，欣喜之余亦有几许沉重。1980年代末期，我曾经采访过的那些治沙先驱，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经作古。斯人已逝，绿色犹存，

令人感慨系之，不胜唏嘘。

20多年前，在我采访和书写这个报告时，“生态”“环境”“沙漠化”这些名词对绝大多数人来讲，都是一些非常陌生的学术概念，只是见诸那些关心人类前途命运的专家、学者们的论文中和一些媒体偶尔的新闻报道中。而今天，这些与人类息息相关的科学术语，终于成为妇乳皆知、地球人都耳熟能详的“口头禅”！

生态环境意识的觉醒，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一大飞跃。

此书出版后不久的1993年5月5日，我国西北地区暴发了一场罕见的特大沙尘暴。那些像核爆炸一样恐怖的画面以及甘肃、宁夏和内蒙古灾区所遭受的巨大破坏场景，通过电视传媒的报道，令举国上下无比震惊。以此为开端，持续10多年的沙漠化危机再次席卷全球，生态灾难急剧蔓延，破坏力巨大的强沙尘暴在中亚、中东、澳洲、北美、西北非地区频频发生，尤以我国“三北”干旱、荒漠化地区为甚……

大自然终于祭下达摩克利斯剑，又一次向人类发出最严重警告。随着环境意识的增强，人们对沙坡头开始刮目相看，想深入了解她治沙奥秘神奇历史的中外朋友与日俱增。

初版不久，许多关心沙坡头的朋友曾建议我再版这部作品，我亦久有此念。1990年初版时，出版社发排出来的清样文字近28万。由于自费出版，举债近3万元的费用对我来讲已属巨大，无奈之际，被删去许多颇有价值的内容，最后以18.6万字付印。对此我深以为憾，以全文保持原貌再版此书，一直是多年的夙愿。

2006年，为适应旅游市场的推荐宣传，根据原沙坡头旅游公司陶能总经理的建议，在中卫市委宣传部、市旅游局和该公司的支持下，曾以内部印行方式，由作者整理、编纂，出过一部以本书核心内容为架构，配有50多幅历史图片的同名精编本。但由于经费原因，以全文再版的计划一直未能实现。今年2月，我的同乡、朋友，天行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明钊仗义

相助，愿以市场化方式策划、运作此书的再版。沙坡头旅游景区有限公司王福中董事长、韩忠胜总经理得知此事后，在鼎力相助的同时，对扩大作品的社会效应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尽管正忙于大型电视专题片《生态文明之光》的项目运作，我还是抽空静下心来，对尘封了20多年的文稿和与之相关的历史图片进行整理、修改和编纂，使这部作品得以再版，呈现给读者朋友们。

出于对历史的尊重，此书基本保持初版时按作者手稿发排的原样，除对吕正操将军和竺可桢、刘慎谔、梁希几位科学家的早年经历有所补充外，其余内容在保持原貌的基础上，只做了差错上的更正和语言文字上的技术性处理。为了使读者们全面了解沙坡头治沙奇迹的发端和本源，我根据20多年前采访和创作这个报告时，所掌握的资料和回忆写成《麦草方格背后的历史真相》，作为再版附记收于书内。再版之际，经李炳银、冯立三两位文学评论家的同意，将他们关于拙作的评介文论作为本书的跋附之于后。最初看到这两篇评论文章时，我和他们都未曾谋面，对此深以为谢。借此机会，谨向所有对此书出版给以帮助，对沙坡头工程给以关注的朋友们表示深切的谢意。

沙坡头工程半个多世纪的艰巨历程，其间无论成功还是挫折，所有的探索和过程都令人肃然起敬。看似平凡，实则伟大；看似简单，却隐藏着智慧；看似美丽，却饱含着艰辛；看似悲壮，却高扬着精神——都足以告慰历史，鼓舞今人；呼唤来者，启迪后人……

有了哥白尼的“日心说”，人类才知道地球只有一个；有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人类才知道自己与世间万物是怎么来的；有了坦斯利关于“生态系统”的科学理念，人类才知道大自然不能恣意破坏，无度攫取……

《道德经》《圣经》《佛经》等世界不同信仰的文化宗教经典，都有关于人类要敬畏天地自然，检点自己行为，免遭惩罚毁灭之灾的寓意、告诫和暗示。那些大智慧、大境界中有意

无意流露给芸芸众生们的大彻大悟之言，是不是先知们对于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一种本能的恐惧或者隐忧呢？

——天道不可违，地道不可越，人道不可逆！

中国古代有杞人忧天的故事，近代世界则有诸多关于地球毁灭的所谓预言……

每当我登上沙坡头，面对浩瀚无垠的沙海的时候，内心总有一种本能的渺小、脆弱之感。我们人类与世间万物一样，都是宇宙物质漫长永恒的运动中自然演化的产物。自然环境造就了人类，人类的生存发展依存于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平衡。如同我们伟大的先哲老子所说，人类与天地万物的关系是“相克相生”的。天灾是自然演化的必然产物，人祸是愚蠢行为的因果报应。保护地球，敬畏自然，热爱生命，善待万物，以全新的生态伦理、生存智慧和大爱之情与自然万物和谐共生，才是人类在生命苦旅中对于自身最好的拯救之道。

也许，这就是我创作这部作品时蕴藏在心灵深处的、不绝如缕的意识或者意念。

是为序。

——作者

2012年6月于宁夏银川

001	序章 · 地球的忧虑
	002 / 人类对沙害的第一声呐喊
	004 / 缠绕地球的两条巨蟒
	006 / 古代文明的衰落
	009 / 大自然的“黄牌警告”！
	012 / 全球战略：同沙漠化作斗争
	015 / 地球只有一个
017	第一章 举世瞩目沙坡头
	018 / “鸣沙”震动了世界
	022 / 历史的跨越
	024 / 世界上堪称首位的治沙工程
	027 / 国家级科技进步奖
	030 / 沙漠之都
031	第二章 魔鬼的城堡
	032 / 死亡之海
	033 / 天堑形胜沙坡头
	035 / 被风沙吞噬的城堡
	037 / 成吉思汗 天沙难越
	038 / 沙漠王国的秘密通道
	041 / 大漠中的巨怪
	044 / 后羿射日的神话世界
	046 / “神镇沙龙”一个古老的梦幻
049	第三章 向沙漠开战
	050 / 绿色先驱的足迹
	051 / 百年华夏铁路梦
	053 / 吹响进军沙漠的号角
	055 / 跨越“世界禁区”
057	第四章 天沙履险
	058 / 可疑的驼队

061 / 狼口余生
065 / 沙漠走单骑
069 / 古刹风云
072 / 阎王砑上
075 / 捕捉沙子的轨迹
078 / 修前人没修过的路

第五章 去观察去研究去归纳 085

086 / “绿色世家”
091 / 林业部长的最后冲刺
095 / 对全人类的大声疾呼

第六章 开启绿色的希望 101

102 / 绿洲，从这里开始延伸
104 / 绿岛之梦
108 / 揭开沙丘的秘密
112 / 多情的柳丝
115 / 兰兰——沙蒿
118 / 西域之花
122 / 破译绿色的密码
125 / 胡杨之泪
127 / 绿色战役

第七章 麦草方格之谜 130

131 / 中国治沙成功的标志
133 / 斯芬克司之谜
136 / 平铺式沙障
138 / 麦草方格·奇妙的“魔方”
142 / 为使绿洲甲天下
149 / 沙坡头大决战
154 / 化腐朽为神奇
156 / 历史的见证

第八章 大饥饿中的生死搏斗 159

161 / 红军场长
167 / 永恒的雕像

172 / 沙漠姑娘
179 / 不朽的丰碑

187

第九章 青春之祭

188 / 北京来的小伙子
191 / 命运的撮合
193 / 工人工程师
195 / 怪人轶事
197 / 沙漠里的“帐篷学校”
200 / 痛苦的《喜相逢》
201 / 爱的荒野
203 / 沙海苦恋
205 / 青春的旋律
206 / 香港飞来的匿名信
208 / 观礼台上的治沙工
209 / 业余农民
211 / “万元户”当不成

215

第十章 悠悠中国心

216 / 挂起来的巨额遗产
219 / 爱情的位置
222 / 金色的依恋
225 / 在厄运中开拓
229 / 无悔的抉择
234 / 中卫女婿
236 / 名誉家长
238 / 把根留住

241

第十一章 写在大漠上的论文

242 / 沙丘下开辟一块墓场
243 / 做鬼也要为治沙奔走呼号
245 / 到大西北去
246 / 攻克“绿色高地”
249 / 不解之缘
250 / 把黄河水引上沙漠
253 / 彩虹的启示

256 / 最后的疯狂
258 / 向大漠深处开辟通路
260 / 不该停止跳动的心脏

第十二章 沙漠里的旅游胜地 264

265 / 宁夏旅游从这里开始
267 / 天下奇观——“三龙搏斗”
268 / “沙坡鸣钟”大漠的旋律
270 / 阻挡沙漠前进的小村
272 / 塞上都江堰
274 / 重见天日的古游击将军
276 / 水车——一曲绿色的歌谣

第十三章 绿色王国的崛起 279

280 / 这里也是治沙前沿
282 / 寻找“沙漠之豹”
284 / 填补“世纪空白”
286 / “天鹅湖”“基因库”“储存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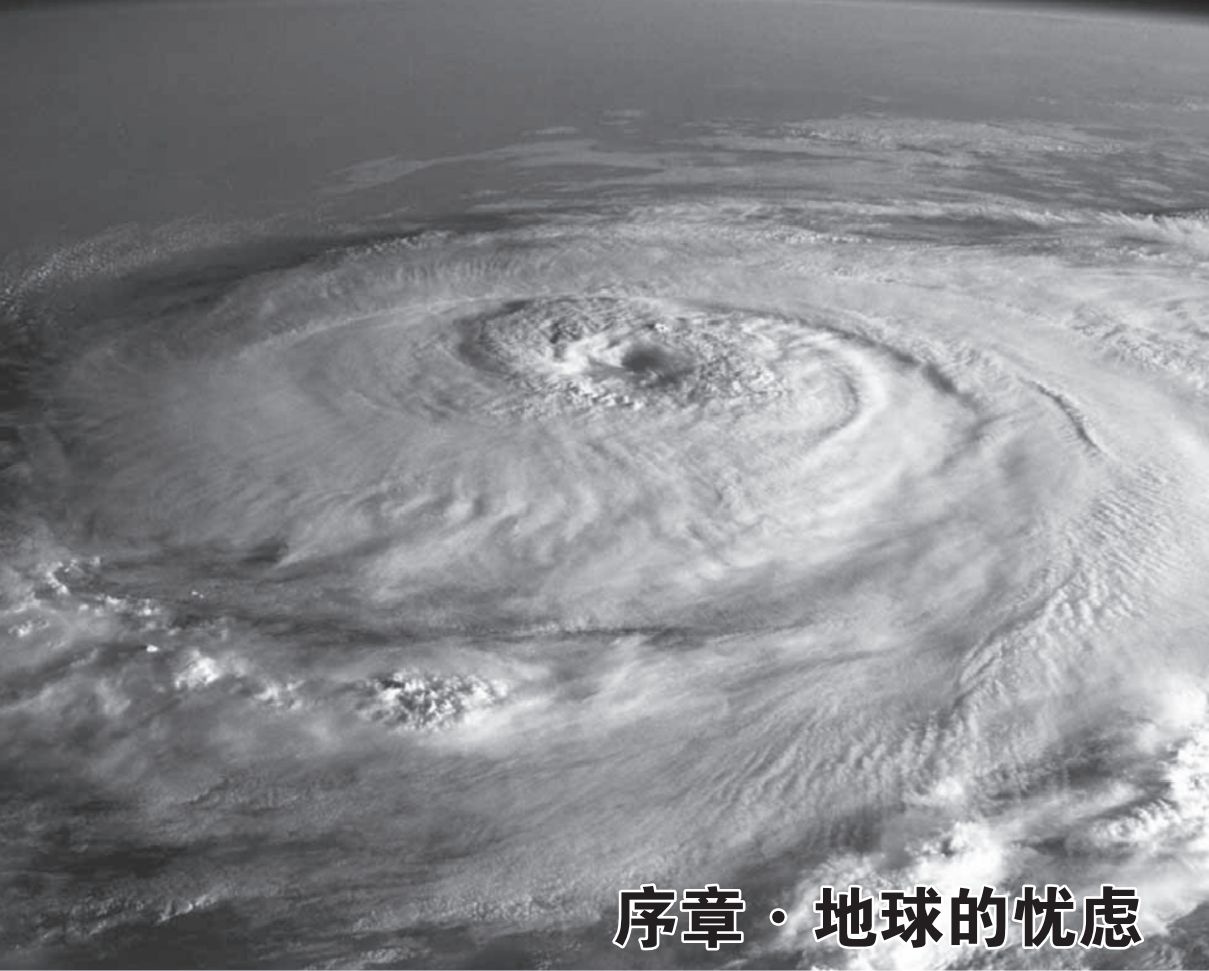
第十四章 在新的起点上 289

290 / 沙漠铁路的指挥中枢
294 / 新的突破口
298 / 标尺：世界一流的绿色工程
301 / 人与大漠，千秋万代的事业

科学的启示：迎接新世纪的挑战 303

304 / 荒漠中崛起的绿色文明
306 / 中国未来的希望
308 / 绿色在呻吟
311 / 新世纪的挑战

后记	315
再版附记	319
再版跋一	330
再版跋二	333



序章·地球的忧虑

人类可以一次又一次进入宇宙空间作太空行走，可以向遥远的天外探测没有生命的星球，可以在试管里培养出可爱的婴儿，可以用一片叶子的单细胞培育出一棵植株……

然而，人类却无法运用已经掌握的各种尖端科学技术去有效地完全征服沙漠！

难道，这也是大自然的惩罚？！

幽灵，成群成群的黄色幽灵日夜不停地、居心叵测地在我们的星球上哀号、悲鸣、徘徊、游荡……

地球只有一个。

人类对沙害的 第一声呐喊

“魂兮归来！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

这是中国先秦时代伟大诗人屈原《招魂》中的诗句。在浩如烟海的世界古代典籍中，对于沙害，大概再也没有比这更早、更使人惊心动魄的呐喊了。

“旋入雷渊靡散而不可止些，幸而得脱其外旷宇些。赤蚁若象玄蜂若壶些。五谷不生丛菅是食些。其土烂人求水无所得些。仿佯无所倚广大无所极些。归来归来恐自遗贼些！”

2500多年后的今天，当我置身腾格里沙漠东南前沿的沙坡头，吟咏着这些鬼神为之战栗、泣啼的诗句时，心理上仍有一种阴森可怕、毛骨悚然的感觉。我国现存的史料中没有关于屈原涉足沙漠的记载，然而谁又能说这是诗人浪漫的想象和无端的呻吟呢？

远古时代，我国西北地区就已存在着沙漠。《山海经》《禹贡》等典籍中就有关于“流沙”和“西被于流沙”的记载。

很久以前，中国民间流传着周穆王乘“八骏之车”巡行西域，历经险山恶水，戈壁沙漠，在昆仑山会见西王母的故事。内容曲折离奇，颇具神话色彩。这个传说有无根据呢？

一个盗墓者揭开了这个千古之谜。

公元281年（西晋太康2年），汲郡（今河南汲县）一个名叫不准的人在盗掘战国魏襄王墓时，得竹简数十车，意外地发现了《穆天子传》五卷。此书出土之后，传说便有了根据，引起历代研究者的兴趣。近代一些学者认为，书简中记叙的基本内容，很可能就是公